

三味书屋

以身作渡：在场与还乡

——评赖赛飞散文集《生活的序列号》

袁志坚

我是在飞驰的高铁上阅读赖赛飞散文集《生活的序列号》的。我的座位背对着前行的方向，偶尔从书页间抬起头来，发现我的眼前是已经被抛在后面的行程。这几乎是一个隐喻：我将赖赛飞的写作视为后视镜一般的写作。在这个急剧转型、快速发展的时代，她始终在回望，她既看到了那些后退和消逝的风景，又看到了那些试图追随和赶超的人们，那些疲于奔命的肉体，那些难以笃定的生活，那些失落、艰难的灵魂。

赖赛飞写的是她所定居的县城里、她所依恋的海岛上、她所



告别的山村里的一些小人物，甚至不需要让读者记住他们中谁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守山人、小店主、长途货车司机、本地出租车司机、修鞋匠、快递员、钟点工、水手、渔家女、草台班子演员、小镇医生……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每一个人都平凡如微尘，也都有过不甘平庸的挣扎、冷暖气、世道人心，构成了这个地方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精神归属。这个地方，是作家赖赛飞的故乡和这些无名者的故乡。赖赛飞的写作，是在场的写作，有根的写作，与这些无名者呼吸相通的写作。尽管她写下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却始终没有离开一个基点，那就是她竭力驻扎的这片土地，或者说，是她所竭力建构的这片土地——正如杜拉斯所说，“一个作家，就是一片奇异的土地”。

这就是感同身受的理解与爱，毫不矫情、无须美化的乡愁。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赖赛飞的写作的这一本源性的光亮？实在是看不惯今天那

些虚伪的所谓“乡土文学”。诗意，真的是在远方吗？是在过去吗？诗意能否就在当下，就在原地？赖赛飞对这个问题有过反复思考。从身边那些迎来送往、此起彼伏的人生故事中，从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角色辨识、角色互换、角色认同中，赖赛飞获得了绝不逃离自我的感悟：——“人生就是滚出来的，有多远就滚多远。他们自嘲。”《未必想去的远方》写了一群走南闯北、出生入死的货车驾驶员，他们眼中的远方，意味着不可预测的、足以吞没人生的种种危险。当他们老迈而不再出门时，又难免英雄垂泪：“那个时代真走了，一去不回。”但是，他们仍然必须回到故乡，与自己的内心相安。

——“人们恐怕不仅是互为远方，如果一个人来到了远方，回首望向来时路，尽头的来处又成了远方。”《下午茶》写了一个年轻时志在四方、中年时在小岛上经营渔家乐的女性。她是“回到了自己的原点，营造了别人的远方”呢，还是“将所有来自远方的人构筑成自己的远方”？赖赛飞将她作为一面镜子：“她的远方再无论短长。”

——置于篇首的《归途岛》，像是一篇序文：“一个人在原地也有故乡”。作家经历了一次次“想去看看世界”的身心出离，最终“好了，我已活着回来了”，已经

我们都在追故乡

——读熊培云《追故乡的人》

崔海波

《追故乡的人》是南开大学教授熊培云的一本图文集，熊教授曾经做过《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文笔好，摄影水平也一流。《追故乡的人》收录了他回到江西老家时拍摄的一些图片以及与之相关的散文随笔，呈现的是农家日常生活场景，一个池塘、一间泥瓦房、一群觅食的小鸡、一大片青草坡等，寄托了作者浓郁的乡愁。书中少量图文记录他到巴黎求学以及周游世界的行踪，那是他追寻精神上的故乡。熊教授在序言中说，书中的插图是从2万多张图片中精选出来的，每一张图就像是记忆和心路的索引，时时勾起他的乡情，由此催生了一篇篇美丽的文字。

《偷柴》一文的压题照是一幅蹿动的火苗。作者在文中叙述道：每次回到乡村老家，他喜欢坐在灶

膛前，看火苗跳动，不时地用火钳往里面添加些干柴。有一回，他拿着相机对着灶膛拍了好几张熊熊燃烧的火焰图。在他的记忆里，母亲站在灶前炒菜，父亲坐在灶膛前烧火，这就是最美的乡村爱情故事。

《弯曲的芦苇》的插图是一枝被风吹弯了的芦苇，意境很抽象。故乡湖边的芦苇引发作者关于人生的思考，他说，世人常以宁折不弯为理想，但大自然信奉的是宁弯不折。法国哲学家柏斯卡说过：“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看够了大千世界的人情世态，回到故乡，坐在湖边，作者蓦然发现：直立的芦苇是美的，弯曲的芦苇也是美的。

《看风吹过山冈》的插图是一座不高的山头 and 两棵树。作者说，他上中学的时候，常到山上采些金银花、金樱子等中药材拿到镇上去卖，在他的认知中，山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这些年，好几座小山被生意

人承包后成了采石场，花草树木几乎被灭了个精光，原本以为可以永恒的东西，生生地被削平挖空……

作者试图用照片留住故乡，用文字追赶故乡，但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故乡还是渐行渐远，令人怅然若失。掩卷深思，我发现自己的故乡也在悄悄地改变，父母老了，新祠堂造好了，后溪头的一块南瓜地被征用修路了……如果三五年不回去，我的故乡肯定也会变得很陌生。

两年前，我们那个小镇西边的文化中心被拆掉了，建成了停车场。曾经，四层楼的文化中心是镇上不多的高楼大厦之一，很多年前的一个暑假，我借用其中一间教室办过培训班，教小学生写作文。20天时间，每人收费20元，现在想来这价格低得不可思议。文化中心大楼在小镇上矗立了30多年吧，如果明天再往前推的话，这里曾是一片贝母地，地里套种着桑树，春

品鉴

死亡阴影下的亮色

——读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的《岛》

黄羊

《岛》系英国著名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小说甫一问世便引起巨大轰动，登上英国各大畅销书榜首。作者以希腊爱琴海边令人谈之色变的麻疯病隔离区斯皮纳纳格岛及与隔离区一水之隔的克里特为背景，叙述了一个悲凉哀婉催人泪下的爱情纠结的故事。

阿丽克西斯是一名年轻的女考古工作者，她因感母亲索菲娅从未提及她的过去，母亲“不仅掩埋了自己的根，还把上面的泥土踩得结实”。25岁那年，阿丽克西斯去希腊岛旅游，顺便去母亲的故乡克里特，意欲打开母亲尘封的过去。索菲娅破天荒地答应了女儿的请求，还备信给熟悉家族历史的长辈佛提妮。

随着阿丽克西斯的走访及佛提妮的叙述，一段令读者潸然泪下的凄凉故事徐徐展开。斯皮纳纳格岛与克里特隔海相望，从1903年成为麻疯病隔离区，到1957年因麻疯病人撤离而废弃，这座岛令整个欧洲望而生畏。索菲娅的外祖母伊

莲妮是一名深受大家爱戴的教师，外祖父吉奥吉是克里特到斯皮纳纳格岛的摆渡工。伊莲妮不幸被学生传染上了麻疯病，被隔离到斯皮纳纳格岛。岛上的麻疯病人其实已经与世隔绝：活着不能离岛，死后只能埋葬在岛上。伊莲妮上岛后，办学校让麻疯病孩子可以上学，种花草美化环境，为这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小岛点亮一丝光明。伊莲妮死后葬在斯皮纳纳格岛。

然而这只是这个家族悲剧的开端。伊莲妮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安娜成为当地豪门子弟安德烈斯相中，成为别人羡慕的少奶奶。同样漂亮的小女儿玛丽娅与安德烈斯的堂弟马诺里订婚。就在玛丽娅准备筹办婚礼时，灾难发生了，她出现了麻疯病征兆，在被确认为麻疯病后，玛丽娅切断了本该拥有的幸福，自觉走向斯皮纳纳格岛。就像她母亲一样，玛丽娅没有在隔离区消极等死，而是以积极姿态为生活增添亮色。她种草药办诊所，为麻疯病人医治病痛，还努力改善环境。在玛丽娅等人的垂范作用下，死亡岛面貌焕然一新：人们翻新扩建了医院的房屋，病房内一尘不染，每间病

房还有独立的沐浴间和洗手间；简陋的街上，出现了一些商店和饭店；他们甚至办起岛报《斯皮纳纳格星报》。

在克里提斯等医生的努力下，被公认为绝症的麻疯病治疗也出现曙光，新药让麻疯病人重新获得了生命。病人被治愈后撤离了死亡岛，汇入了正常社会，斯皮纳纳格岛因此废弃。就在玛丽娅获得克里提斯医生的爱情、重返社会的当天，姐姐安娜与丈夫堂弟马诺里偷情败露，被丈夫安德烈斯枪杀了，留下了她与马诺里所生女儿索菲娅。

希斯洛普善于构思清新感人的故事，她的这种才华，在早期担任《星期日电讯报》《每日电讯报》和《妇女与家庭》专栏作家时就得到展露。她的专栏文章以文笔优美温婉、故事清新感人见长，被称为“没有著作的著名作家”。

毫无疑问，希斯洛普笔下的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除了她善于讲述故事，故事发生的特殊背景和人物丰满复杂也是主因。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麻疯病人一直是人们望而生畏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

“有足够的孤独可用”。

——“现实再次施展魔法，将整个活生生的世界概括成一点。”《海水谣》结尾的这句话，把在远洋渔轮上讨生活、与风浪为伍的人们对陆地、对家的思念，描绘为一个梦的接点。也许靠岸之时，家早已在陆地上颠覆，但是，只要这思念不灭，世界便始终存在。这一点，便是存在的原点，便是芥子纳须弥，可以容纳整个宇宙。

对于那些生怕被时代抛弃的庸庸碌碌者来说，对于那些被逐出故乡的投机取巧者来说，赖赛飞笔下的这些不舍祖居故土、忍耐无常变故的小人物，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可以提供不言不语的启示和生生不灭的安慰。我相信赖赛飞已经接受了这些启示和安慰，所以，她在《父老乡亲》中说：“时光在血缘之间划下的这条河流，依靠之远近，或窄若小溪，或阔似银汉，从来没有桥梁可济，唯有以身作渡。”

是啊，不管是远是近，是长是短，我们都需要回到原点，回到故乡。还乡，并不意味着从现实中逃离，恰恰需要我们成为一个在场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只有这样，我们在内心才会拥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有喜有悲的故乡。赖赛飞的深情文字，是以身作渡的。面对故乡，她投入了全部的自己。

荐书

《午夜起来听寂静》



作者	周云蓬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7年3月

闭上眼睛，也许真的可以听到更多，包括寂静。在周云蓬最新出版的诗文集《午夜起来听寂静》中，读者自能从中听到这位民谣歌手、诗人作家真诚的声音和对生活的深深感悟。

本书收录了周云蓬1999年至2016年间的诗作和随笔《病不好玩》，其中很多作品让人过目难忘。在诗歌《盲》中，作者说：“一个盲人倾听另一个盲人的脚步声/他们想握手/握住了两手空虚”。

在《第四十五个秋天》中，作者如此表达：“我将善良得像个布口袋/张开嘴/把什么都尽量装进去”。《丢东西》则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情境：“丢了一样东西/身体就多了一个洞/冬天新鲜的空气和着月光/透进来/再丢一样东西/小洞变成了大洞/有陌生的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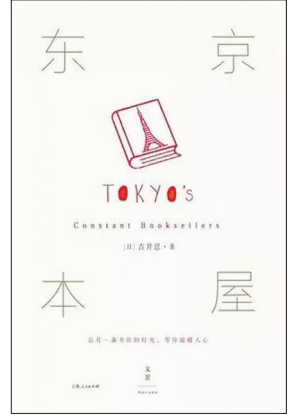
里面做窝”。

凭借诗歌《不会说话的爱情》获得2011年人民文学奖“年度诗歌奖”的周云蓬，自然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思考。在诗歌《月光蒲扇》中，作者说：“某些活着的朋友跟你并无大瓜葛/但当他死后/他开始成为你的亲人了/进入你的意识深处安居下来/跟你讨论问题/吵架/发脾气出走又归来/等到你死了/你们一起搬入另一个人的新家/山外青山楼外楼地讨论问题/吵架/出走又归来”。隐隐透出一丝人生哲理。

诗人崔永明评价周云蓬的诗清澈、透明、不矫饰，简洁又意味深长。而周云蓬自己则说：“我到处处，写诗唱歌，并非想证明什么，只是我喜欢这种生活，喜欢像水一样奔流激荡。我也不是那种爱向命运挑战的人，并不想挖空心思征服它。我和命运是朋友，命运之交淡如水，我们形影相吊若即若离，命运的事情我管不了，它干它的，我干我的，不过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罢了。”

(推荐书友：虞时中)

《东京本屋》



作者	(日)吉井忍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16年8月

这是一本讲述日本东京独立书店如何在绝境中经营并寻求发展的书，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整个行业现状、几个典型书店的经营模式，以及经营者独特的理念。对书店爱好者来说简直是饕餮盛宴，在电子书盛行和便捷的网购冲击下，原来还有这么多爱书人在用心经营书店啊！

日本人对于书店有两种称呼，“书店”和“本屋”，前者比较书面，后者则偏口语，带着一种亲切感，通常还会在“本屋”后面加上一个“桑”。吉井忍，日籍华语文作家，现旅居北京。他每年都会回日本总要探寻儿时经常逛的“本屋桑”，可本屋渐渐变少了。吉井忍花了6年的时间，寻访了12家书店。书店的风格不同，但各具特

色，有致力于培养孩子阅读兴趣的今野书店、大林的POPOTA-ME、羽田机场的航空书店Books Fuji、福允孝的MACH和神宫外苑附近的模式舍等。每一家书店后面有着一位拥有独特经营理念的店主，他们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爱书人。

本书不仅讲书店，更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各行业都有通用之处。正如店主松浦弥太郎所说：“书店若只是卖书，那就不能持续经营。主要的不是书，而是看不见的一种价值。商业不只是东西的交易，而是把快乐传达给对方，这才是最重要的……”

书店贩卖的是与书相遇的情缘，是独特的选书品味，书店要为读者传达各种资讯。但所有的情怀、个性和趣味若失去了商业活力的支撑，最后还是凋零的。日本的书店完全靠个人的力量来发展，力量来自哪里？就是大家的求知欲、对不同领域的好奇心以及对交流的渴求。总有一盏书店的灯，等待着温暖人心。

(推荐书友：余娟)

《马利与我》



作者	(美)约翰·格罗根
译者	程悦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日期	2016年6月

格罗根夫妇新婚一年后就预备生孩子，妻子詹妮发现自己连植物也会养死，所以有些焦虑，两人计划先养一条狗，“我认为，或许抚养一只小狗，将是为父母前一次很好的实践”。一只小狗成就了三口之家，随着小狗马利快速成长，体积变大很多，损坏的东西也越来越来，格罗根夫妇开始试图让马利通过训练变得乖巧懂事。几经磨难，马利终于能够完成一些比较基本的指令了。

马利给格罗根一家带来了安全感。某天晚上，格罗根听到妻子尖叫，跑出去时发现女孩被抢劫受伤，歹徒刚刚逃跑。马利同时跟出去，乖乖地守护在女孩身边，平日贪玩任性荡然无存，一身肃然和警惕，颇具震慑力。马利还给格罗根一家带来了安慰

和欢乐。在詹妮第一个孩子胎停死亡时，她抱着马利度过了伤心期。而在詹妮第二个孩子时，孩子有早产危险，医生要求她卧床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马利通常就躺在詹妮床边，让主人从中得到安慰。而最感人的，大概就是马利年迈的时候，它丧失了敏锐的听力、旺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躯，但依然会艰难地拖着病腿爬上二楼，只为能够躺在主人床边。

马利死后，身为专栏作家的格罗根为了安放自己的伤心和回忆，为马利写了一篇专栏文章，里面谈及笨笨的马利曾经犯下的各种错误。结果收到了很多读者答复，讲述他们所饲养的小狗的各种坏毛病，但这些主人还是因为它们的纯洁善良、无拘无束、和家庭的血脉相连而深深地爱着它们。

《马利与我》讲述的不仅仅是关于一只狗的故事，更是关于爱的故事，是格罗根夫妇对家庭的渴望与沉思。马利见证了一家人所有的快乐，也分担了一家人所有的痛苦。

(推荐书友：洛风)